

卷六

快心編初集卷之一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第一回
凌羽化旅中囑子

石珮珩深院報讐

家傑安論富與貧

一番磨鍊一番新

舟陽市上吹簫客

就是吳飛柱石臣

這四詩是全篇意旨。講那英雄豪傑隨地而生。不論富家。若自能振拔。定轉貧為富。轉賤為貴。其原處

書名 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撰者 清 天花才子 撰，清 四橋居士 評點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編號 D865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快心編初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六卷 清課花書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快心編 第一回



溺死丈夫痛念亦縊。半年後惡紳與其黨羽皆白日
被神追攝囚繫而死。嗟乎舉家慘毒一時畢命。彼惡
紳之死烏足以償悲夫。
希寧父子世上不乏是輩。烏得復有如凌駕山爲官
者。出而一掃除之哉。

快人心三集卷之六

第十一回

裘翠翹片言讎自殺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張婉玉百兩怨平消

詞曰

天道好還妙理。愚人懵懵達者何疑。世上好兒萬
輩儘自猖披。豈料那高高在上。視聽處察察無遺。
猶來時孽悲自作福。羨人綏。真癡無端污。曠問
心安忍悔也。嫌遲從逆多凶。致將美色悅優兒。遇
冤家分遭誅戮。逢大度反荷恩施。試思之雖邀寬
典惡豈當爲。

右調玉蝴蝶

話說駕山設席請張總兵喫酒。張達便來赴宴。駕山接進時已成了相知。各謝敘一回。便邀入席。賓主兩人互相問答。張達便問希寧父子之事。已前傳聞止知大概。未悉其詳。駕山見問。乃備述始末。張達也切齒痛恨道。若非老爺勦除。不知還有多少百姓受他荼毒。駕山道。弟曾受他荼毒。幾至喪身。張達驚詫道。老爺試道其詳。駕山便將誣盜之事。縷述并蒙石珮珩救出魏義一節。也細說一遍。張達拍案大叫道。石老爺這般有肝膽。我與他其事許久。總不說起。又道希寧父子惡貫滿盈。天怒神怨。老爺原是替天行道。這是天假手於公。今概明正典刑。足以懲一儆百。駕

山道。這等凶人待陌路。還不足爲異。更有待至親骨肉。竟無顧忌。是最可痛恨者。就是石珮珩亦遭此種毒害。張達又駭然道。爲何駕山乃將珮珩夫人的堂兄喪自足。賣妹投江之事。述了一遍。道。此係珮珩去歲尋得夫人。備將此事寫來。弟爲之感。幸不置。設使石夫人投江身死。無從尋覓。這裏賊之罪。何可勝誅。張達細細聽完。忽拍掌道。大妙。大妙。弟去冬初到這邊。營裡有一浙江人。姓名正叫做裘自足。莫非就是此人。天下快心事。都有此等驚動。秦珩而來。他若果是他時。石老爺的冤讐可報。乃回顧親隨人等。分付道。回去。他把二隊旗牌。裘自足鎖帶了。明早回話。親隨人答應了。駕山歡

喜道。弟待希家父子。以直報怨。若敝盟。兄果得此賊。亦是
大快。意事當下。又講些別話。張達酒量甚高。駕山只以少
許相陪。飲至更深。方散。張達別去。到了明日。親隨人回話。
裘自足昨晚。即已鎖帶班房。候老爺發落。原來這裘自足。
並非同名姓的別人。即係翠翹家賊。自那日石珮珩。差張
芳朱序。到裘家。接取家眷。自足託高童二老。安頓來人。他
夫妻帶了兩兒。藏了數百兩銀子。乘夜裡。躲開待石家人
去後。打聽經了官府。着保甲里。隣錄了家私。石家人又帶
了裘能去。料道不能回家。思量有一個表阿舅高龍。是江
西寧州人。在營中吃糧。不如去依傍他。因此一路問來。夜

任曉行。到了贛州。問到高家。適高龍點卯。同來。郎舅相遇。
還是十年前。高龍到姑夫家。會見裘自足的。高龍做人。也
還四海。妻子李氏。出來相見了表姑。各相敘問。裘自足反
扯謊說。因叔子友生。招贅了異鄉的人。却是個強盜。竟要
來扳害我。因此避難逃生。故來依傍。高龍道。你叔子一家
怎麼樣了。你的令妹。與這做強盜的。如今安在。裘自足道。
我叔孀死了。這個強盜。事破在南直揚州。近日只怕處決
了我。這個不賢曉的妹子。自然是強盜婆了。叔子的家私。
料也沒人官了。我避禍逃出。總也不曉得以後的事。高龍
當下留住。另支架個房間。牀舖。與他一家兒。睡宿。住下半

月多。裴自足時嘗取出一錢二錢銀子，買米換錢。時向高龍商議，要做些買賣。高龍道：「姐夫我是當兵馬的人，不曉得什麼買賣好做。你又經紀裡邊不在行，不如到營裡吃糧也。到是風雨不缺的。」裴自足聽了，心下沉吟。吃糧也到妙。如今世界太平，又無提兵調將，白白可以坐享其利，乃道也罷。依着老舅說，吃他一名糧也好。高龍道：「就在總兵衙門裏替他報了名，官府驗過上了冊，舊官告老去任，新官隨即調來，便是張達了。」這裴自足是浙江人，自古說浙人多詐，又兼識得字寫得來，一個兵竟當行了，不上四五個月竟做了二隊旗牌。

揚竟認做無人敢欺。

負他這日總兵往巡按處赴宴回來，更深時分，有兩個軍牢往裴自足家叩門喚起自足。一條鐵鍊套上頸項，說老爺分付帶去。班房裡明早回話。這裴自足吃驚不小，那敢違拗，隨着去了。妻子大驚，一總起來，趕到高龍家付信，不知爲着何事。高龍道：「各衙門的事，我那裡知道。武官衙門規矩有事查問，都要鎖鍊回話，料無甚事，明日便知。」妻子無法，只得回去了。過了一夜，到明早軍牢回了中軍，叫帶進去。張總兵坐在後堂，押過裴自足當面戰兢兢的跪在臺階下。張達問道：「有人在這邊告着你，你知道麼？」裴自足吃驚道：「小人不知。」張達道：「你有個妹子賣與人家，得了身

價却不把妹子交割。那人到本鎮這邊告着你。你怎麼說不知道。裘自足心裏暗驚我賣妹子與鮑一手交錢一手交人。我拿了銀子便別了。又是他們說你只管得了銀子便去。其餘不要管我。况且叫的船總是他們一黨。妹子在他船上就是他家一般。怎麼却到今日復到這邊來告我。要人况且他們何由得知我在此地。如今官府問我。還說有的好。還說沒有這事。又想對頭不見在那裏。我且賴着。沒着。沒着。乃道。小人沒有妹子。不會與恁人交易。張達大喝道。你的妹子在杭州錢塘江口賣與人。那人現在還賴着。沒有向兩旁侍立的親隨大喝道。去帶那人來。兩旁親隨。

服事日久。曉得主子心性。此事必有原故。大家答應了。一聲。裘自足見官府指說得切實。難於抵賴。只道鮑一真個在此告狀。乃道。有是有一個堂妹子。他要嫁人。與小人無干。况且彼時交割明白。怎麼今日還說要人。却來告着小的。張達拍掌大笑道。可是有的。你方纔怎麼白賴。左右先打嘴。軍牢吆喝一聲。上堂把裘自足打了三十巴掌。張達又問道。你這妹子嫁與石珮珩了。怎麼又把他賣與娼家。裘自足道。這都是小人叔子就是妹子的父親作主。他做

的事。與小的何干。叔子見石珮珩做了強盜。故把妹子改

嫁的。張達大怒如雷。立起身來。指着自足。

直性子人。恨怒。極了。大聲喝罵。

道才。奴才。你的。叔子。死後。然後。騙賣。妹子。怎麼。說是。叔子。作主。改嫁。難道。人家。做老子的。肯將。女兒。落娼。左右。再痛。打他的。嘴。又分付。親隨。叫拿。一個。帖兒。到州官。那邊。借四名。皂隸。并訊問。刑具。這裘自足。先被打。嘴。痛楚。難當。今又。打了。三十。巴掌。痛上加。痛。聽得。說要去。借皂隸。刑具。來。慌忙。喊道。願招。因嘴。打腫。說話。不清。張達。聽不清。冷倒。焦躁。得沒法。左右。人叫。自足。慢慢的。說。張達。又叫。書辦。錄他。口詞。自足。到不便。直供。之處。還要。粉飾。無奈。張達。已備。細得了。駕山。的話。逐節。推敲。自足。抵賴。不去。把前後。始末。盡供無。隱。張達。恨怒。不過。喝叫。細打。重吹。四十。棍。分付。押在。班。

好。時候。發落。高龍。到衙門。上。打聽。得備。細。見自足。打得。皮開。肉綻。氣息。淹淹。纔曉。得自足。這般。爲人。竟同。禽獸。不但不。憐念。他。却也。恨怒。不已。自足的。妻子。得知。此事。發覺。以爲。躲到。江西。可以。潛身。遠害。那知。終有。報應。但不知。如何。改露。的。只得。備了。飯食。送到。班房。夫妻。父子。哭做。一。堆。地。無甚。話說。合衙門。兵丁。都曉。得了。齊罵。他不。是。都。下。來。採。他。張達。設酒。茶。請。按院。駕山。便來。赴席。飲。酒。中。間。張達。道。兵丁。裘自足。果係。石珮。珩。之。舅。今。已。把。前。情。請。承。鑒。鑒。弟。今。與。凌。老爺。說。知。把。這。廝。全家。解。去。吳。淞。聽。石。老。爺。作。何。發。落。駕。山。大喜。道。果。就是。這。廝。敵。盟。兄。大。

可報解去聽他處治也是正理論起這般人竟一叅板
打死了他然後將他的妻子解去不然恐敝盟嫂終以
妹之情放他生路旁人反爲他不甘張達拍案道婦人
之仁終於姑息老爺說得有理明日就如此行駕山笑道
這是弟不忿之言然弟輩終是旁人裘賊之罪固人人得
誅但敝盟兄夫婦幸有天佑深恨此賊自亦夢寐不忘當
必手刀爲快若我輩殺之不足以服此賊之心還是解去
爲上張達想了一想道凌老爺議論的是弟寫書去懇
石老爺必盡殺之以快人心駕山道張老爺差人解去弟
有書一封并煩帶去

有書弟着人到轅候領駕山道豈敢弟着人送來當下酒
散謝別明日張達坐堂提了裘自足妻子到來差四名軍
卒分付押解裘自足夫妻子母四名口前赴吳淞總兵衙
門交收當將裘自足開了糧上了鎖杻另着一個內丁贖
了書信護批凌駕山也送了書來即便起身裘自足被打
四十如何行走得動出了衙門有高龍來說情央上央下
自古說官清私暗衆人得了些囑託許遲兩日變賣些什
物做了路費自足向高龍痛哭道我自作自受如今到吳
淞去我的妹婿妹子決然要處死我如何是好高龍也不
做聲押解的軍牢道虧你羞不羞你有恁福氣做得總爺

的。舅。子。兀。是。說。着。妹。子。妹。婿。裘。自。足。夫。妻。向。高。龍。夫。妻。痛。哭。分。別。高。龍。送。下。了。船。便。去。不。則。一。日。到。了。吳。淞。帥。府。衙。門。張。家。內。丁。傳。鼓。投。書。石。珮。珩。正。在。私。衙。與。夫。人。閒。話。只。見。家。丁。來。稟。江。西。贛。州。總。府。張。老。爺。差。人。投。書。遞。上。兩。封。書。石。珮。珩。一。一。拆。開。畧。畧。一。看。不。勝。大。喜。便。與。夫。人。細。細。同。看。見。張。達。的。書。上。說。裘。某。雖。係。令。親。他。是。這。般。舉。動。比。豺。狼。更。甚。卽。族。誅。亦。不。爲。過。本。擬。替。台。臺。一。劍。斬。之。想。必。欲。手。刃。此。賊。故。差。押。解。來。等。語。凌。駕。山。書。上。說。弟。警。家。希。寧。萬。惡。天。敗。舉。家。正。法。兄。長。仇。讐。裘。自。足。已。被。張。總。戎。獲。往。解。來。亦。是。快。事。但。思。兄。嫂。吉。人。天。相。福。澤。無。窮。此。等。人。

非。辜。實。天。地。所。不。容。兄。長。誅。其。父。撫。其。子。彼。祖。先。留。有。嗣。續。幸。矣。當。亦。兄。長。大。德。也。珮。珩。細。細。看。完。向。夫。人。賀。喜。道。

裘。賊。獲。住。冤。讐。可。報。當。如。張。總。兵。所。言。殺。此。賊。全。家。以。雪。前。恨。夫。人。道。今。此。賊。滅。絕。天。理。同。於。禽。獸。使。妾。投。江。無。救。相。公。亦。不。知。我。爲。何。等。人。亦。疑。水。性。楊。花。隨。風。逐。浪。一。生。名。節。何。以。自。明。每。一。思。及。恨。不。食。肉。寢。皮。但。殺。他。全。家。使。妾。祖。父。絕。嗣。亦。覺。太。過。當。如。凌。巡。按。所。言。還。是。情。法。兩。盡。珮。珩。沉。吟。一。回。嘆。道。夫。人。忠。厚。存。心。所。以。太。難。不。死。下。官。有。一。法。將。這。賊。坐。以。他。罪。日。日。打。他。幾。十。棍。自。然。死。了。夫。人。道。如。此。不。足。以。服。其。心。當。令。他。自。慚。而。死。頗。爲。允。當。相。

公。詢。問。他。一。番。後。妾。亦。當。面。嚴。加。責。備。賊。自。無。顏。苟。活。處。妙。尤。珮。珩。坐。了。後。堂。喚。來。差。進。見。慰。勞。申。謝。來。差。亦。稟。致。主。情。珮。珩。令。其。外。廂。安。歇。然。後。分。付。家。人。出。去。獨。喚。裘。自。足。面。詢。叫。把。手。扭。開。去。止。將。鎖。鍊。帶。着。自。足。見。去。了。手。扭。心。中。大。喜。隨。了。牢。子。手。帶。到。後。堂。望。見。珮。珩。高。坐。虎。皮。椅。土。一。來。拍。二。來。羞。只。覺。得。膽。戰。心。驚。唯。恐。置。他。死。地。跪。在。階。下。便。先。痛。哭。起。來。珮。珩。道。裘。自。足。你。得。了。叔。子。家。私。有。何。虧。負。處。你。竟。把。他。女。兒。賣。與。娼。家。是。何。道。理。裘。賊。道。總。是。我。不。是。了。萬。望。姐。夫。看。我。叔。叔。面。上。格。外。推。恩。珮。珩。道。你。見。我。不。來。便。把。我。百。般。排。陷。這。也。是。小。人。之。常。但。妹。子。是。

你。同。堂。至。親。並。非。陌。路。你。却。處。到。他。極。盡。地。位。還。有。什。麼。親。情。敢。叫。姐。夫。左。右。與。我。打。這。斷。的。嘴。軍。牢。吆。喝。一。聲。上。前。捉。住。打。到。五。十。嘴。掌。裘。自。足。打。得。兩。腮。非。常。脹。胖。珮。珩。道。你。如。今。還。說。看。叔。叔。面。上。當。初。何。不。看。叔。叔。面。上。留。着。妹。子。爲。何。必。要。將。他。賣。去。就。是。賣。去。也。罷。了。爲。何。必。要。賣。與。娼。家。你。這。狠。心。狗。肺。恁。般。可。惡。喝。叫。重。打。四。十。棍。裘。賊。極。口。叫。饒。自。稱。小。的。被。張。老。爺。打。了。四。十。棍。至。今。棒。瘡。未。愈。求。老。爺。天。恩。饒。恕。珮。珩。不。則。聲。軍。牢。拖。將。下。去。一。索。細。扎。定。了。兩。人。提。起。向。下。只。一。丟。格。察。地。一。聲。丟。個。夠。死。軍。牢。執。棍。向。前。喊。叫。老。爺。驗。棍。活。兩。行。刑。牢。子。兩。喊。一。聲。半。天。飛。起。

棍稍撲的一聲打下。打到二十棍。裘賊氣都沒了。打得叫暢快。且饒着令拖出去。與妻小分別看守。明日珮珩賞了來差。寫了兩封回書。巡按的書并煩賚送書中大畧致謝。張達捉獲之力。遵依駕山處分之言。來差領書叩謝自去。又過了一日。翠翹坐在宅門內後堂上。分付裘能出去。帶裘自足進內衙問話。這裘賊自打了二十棍。腿上新皮肉重復打碎爛得利害。妻子只得央人買了瘡藥。傳洗鎮日號叫。動彈不得。一日只見軍牢來說。夫人分付叫帶裘自足進宅門問話。裘賊心上歡喜。我的妹子是好人。我雖則把他處得刻毒。我今進去。只是哀求他。他女人家心慈的。自然

憐見。說出這般話來。虧他。即便掙扎起來。一步一踎到二

堂上。只見裘能在彼。裘賊便哭道。裘能你却好了。我受得好苦。裘能道。誰叫你受來。你只該怨着自家。不是裘賊哭道。我今也不想什麼。分外了。他還想。只求得性命還鄉。就好了。求你在夫人面前方便。一聲軍牢便叫與裘能扶着。到宅門前。又有內丁傳出。夫人分付叫去了。鎖鍊裘賊心中大喜。走進宅門。到後堂簷下。望見妹子坐在西首。有許多丫鬟婦女侍立兩旁。便慌忙跪下。哭叫貴人在上。萬望饒恕狗命。夫人叫裘能扶起。叫把一張小櫪放在簷邊。令自足坐了。夫人道。我爹爹常說你自勿喪了父母。皆我爹

爹撫養成。人讀書婚配。授田授室。無不盡心。我又無兄弟。所有家私。盡付與你承受。止我一人。尚憑着針黹紡織。度日。又不自在受用。爲何必要將我除去。男盜女娼。是男女盡頭的路。比死加等人。若要起此惡念。必定冤讐莫可解。救。然後將他男女如此報復。方可雪恨。我家待你萬分恩厚。你爲何恁地相報。若與你有冤讐的。更當如何。你若留我在家。我老爺與你郎舅至親。豈無相贈。你賣我身價。不過數百金罷了。若老爺贈你當十倍於此。你又得安享富樂。又不壞此良心。如今囚首垢面。萬人唾罵。你清夜自思。不如速死。倘有什麼顏面。敢來見我。願你早早自決。毋得

徒受痛苦。

罵得痛快

裘賊只低頭哭泣。沒有話說。夫人道。你良

心喪盡。行同狗彘。你看裘能今日受享勝你百倍。你有何情趣。尙欲偷生。只怕人世間也容不得你。這般禽獸。便叫裘能仍帶他出去。裘能立起來。又欲跪下。哀求裘能扶着。走道我當初也怎麼的說來。且養着姑娘。石相公自然回來的。那時只管逼他改嫁。後邊竟做出恁般毒着天理人。心都喪盡了。今日還要說甚麼的一面說。一面牽出了宅門。仍舊套上鎖鍊。裘賊道。放了我了。怎麼又鎖衆家丁。喝道。誰放你來。明日還要見老爺補打了四十棍。再行受罪。哩。當下仍舊監禁。裘賊到此地位。懊悔嫌遲。聽了翠翹之

言。明知不要我活。然怎肯就死。又延捱了兩日。只見家丁傳出道。老爺明日公事閒了。要細審裘賊。把刑具都向地方官取得來了。審後還叫裘能出了呈詞。發與有司再去審訊。正有得受罪哩。裘賊聽了。料無生理。便向監守的軍牢討個紙筆。要寫遺囑。軍牢道。你是這般知事了。我開了你的鎖鍊。等你好寫。裘賊寫了兩句。便哭一場。哭了幾齣。然後寫完。又痛哭一回。解下腰帶。扣在柱上。把頭套進。跪在地下。便弔死了。死不足惜黃昏時分。軍牢報與衙裏。又報知他妻子。走來放下。妻子哭個發昏。見桌上有字一幅。大兒子取來看見。是老子遺筆。亂做一堆。沒有主意。軍牢道。這

賊自縊身死。棺木那裏措辦。還當去求老爺夫人。定然有

物賞你。可叫你兒子拿了這幅紙。我替你傳稟進去。若得喚你見面。你就造化到了。妻子都向軍牢跪着。哭拜道。多

謝。大爺提帶。妻子平日不勸丈夫。軍牢道。只是如今夜深。了不便進稟。明早替你稟去。是夜妻子看了身屍。明早軍

牢傳稟了少頃。只見家丁出來說。叫裘家兒子進去問話。大兒子便拿了遺筆。隨家丁直進宅門。只見姑夫姑娘都

在後堂坐着。大兒子跪在階下。捧了這張紙。夫人慌叫扶他起來。叫到屋裏。又復跪下。哀哭。夫人親自扶起。叫坐了。

大兒子也沒有話說。只掩面而哭。夫人道。你老子做事不

端今日無顏在世。故此自盡。須不干你們的事。且住了哭。有話分付大兒子。便住了哭。叫得一聲。姑娘。淚如泉湧。寫至情。夫人亦覺悽然。便同珮珩看那紙上寫着道。

父字與兒子。裘連裘連。你老子只爲做人不好。喪壞良心。天眼近。我受得好苦。我也不想活了。死罷。伏。只是有兩個兒子。勿得見家鄉。一面好苦也。你姑夫。姑娘是好人。何可不你拿這字與姑爹姑娘看。求他超度。你養了娘過日子罷。我好苦也。自作自受。你們須務要學好。不要象我。我是不活的人也。

看畢。夫人亦覺感傷。分付裘能將銀子買了棺木。殯殮畢。

同他母子各不看見。裘能依言回了家。丁去買棺盛殮了。安放在處公所。然後叫他母子進衙門來。這婦人見了姑娘也羞慚無話。惟有痛哭。要跪下磕頭。夫人扶他道。前年騙我只說往揚州去。上船一別。倏忽三個年頭。何意今日復得相會。婦人道。丈夫喪盡良心。我也勸他不肖。加是自人自受。沒臉面。尋了死路。叫我母子三人。在此受苦。如何是了說罷。又哭。夫人道。嫂嫂放心。兩姪終是我的至親。豈忍叫他流落。你且寬心住下幾日。我自自有分曉。當下母子三人。便住在衙內。夫人與珮珩商議。停當一日。珮珩與子見面。這婦人的感謝。自不必說。夫人道。大姪裘連。原

着你自家香火。二姪裘運可做了我家爹爹的嗣孫。我家
 一所房屋。現在故鄉。現有家人在內看守田地。還有十餘
 畝。現係家人耕種。家中什物都在。我今再送你百金。可回
 去領着兩個姪兒。見過活。還有田數十畝。上年我到那邊。原
 是賤價出賣的。加今原照原價贖回。這些交易。都是裘能
 與鄉隣做的事。我原叫裘能送去。待他替你料理停當。你
 然後打發裘能轉來。你丈夫棺木路遠。不能載回。生成要
 燒化了。携了骨殖回去。務須領好了。兩個孩兒。待他做一
 個端人。下士萬不可學了。父性做那等滅絕天理的人。揀
 個慈善人家。與他定姻完娶。你的下半世。便儘數享用了。



世上無祖墳。塋必須祭掃。可不有缺。日後倘有順便。我也
 此好人。祖墳塋必須祭掃。可不有缺。日後倘有順便。我也
 回來看。覷嘗時。我自叫裘能過來。倘你們有恁正務。缺少
 盤費。不妨說與裘能。或寫個書信寄來。我自自然應付。凡事
 料理。還計及將來應付。母子三人聽了。淚隨言下。夫人便
 這般好人。世上絕少。擇了好日。付出百金。與他母子收了。先一日。將柩焚化。取
 藏骨殖。件件停當。到期。母子三人拜別。感謝痛哭。珮珩又
 撥長行護送。一總給與轉回路費。然後起程。吳淞合地人
 聞知此事。皆稱頌。總兵夫人恩怨分明。然還是過於厚道。
 無不咨嗟贊嘆。傳誦無休。有詩曰

豺虎為心起惡謀

可憐弱質受虔劉

倘教艷骨埋魚腹
身既橫亡各復汝
便教信史傳千古

定道楊花逐水流
善無褒美惡偏投
貞烈何從一例收

這母子在路夜住曉行到了家中衆鄰里都來動問裴能把前情備述衆人無不切齒自足感念夫人痛恨裴賊死有餘辜妻子都該受鯨鯢之戮今却復得歸鄉且有厚資反受享田庄屋宇家人什物真是石總兵夫婦萬分厚道處此時童士禮已亡高爾林尙在裴能便去央他來回這母子三人到得安然過活裴能料里停當然後同護送的家人珮珩問知備細與翠翹總得放心時值深秋菊花開

放翠翹懷孕將產至九月二十五日生下一子珮珩不勝歡喜十月初間只見魏義到來乃是凌駕山差他到家將賀禮與張玉飛兼看柳俊近况就叫魏義資書儀銀六十兩送與珮珩珮珩喚進問了主人起居收了候書銀信又問柳總兵近日如何魏義道柳老爺九月十五得了一位小姐珮珩暗喜我今得子他今得女正好與他聯姻魏義問知珮珩得了公子也自稱賀珮珩留魏義在衙住歇閒話中間問起張玉飛家近來事情魏義道去年八月柳老爺完姻之後柳夫人便勸張家老相公不必在涿州開店上下往返頗覺煩難且係老年不堪跋涉張老相公深以

為是玉飛相公用功勤讀。巴得一日發達。儘可受享。便到
 涿州將店舖收了回來。今年倒有好些時。住在柳老爺署
 裡。今春張玉飛相公也完了如事。家老爺那邊。直至七月
 盡。有家人來說。方纔曉得。故此叫小人送書并銀子二十
 四兩。與張相公作賀。珮珩道。玉飛既已完姻。我也要去賀。
 他柳延秀得女。也要備個禮去。魏義道。石老爺得了公子。
 家老爺尚在未知。柳老爺等也要來賀。珮珩道。我有個意
 見。與你商酌。我與柳老爺同年同月。各得子女。意欲與他
 聯姻。我今寫書與玉飛。道致此意。倘有未盡言語。煩你一
 述。魏義喜道。這姻親極妙。少不得我家老爺與張相公為



媒珮珩說完。翠翹都生歡喜。魏義住了數天。要別。珮珩寫
 了凌駕山處門書。一來。到謝。二來。便道。及柳延秀得女。煩
 駕山執柯之意。又敘述處分。表賊以後一段事情。又寫了
 張柳兩處書。扎張家賀禮。不過銀緞等物。柳家却是珠帽。
 紬衣。銀鈴。金釧之類。總是小孩子身上起見。書中都有求
 親的話。重賞魏義。差張芳一同到揚州來。正是

人惟富貴婚姻易

襁褓之中已割襟

多少貧窮過壯歲

單身岑寂擁寒衾

語分兩頭。且說李麗娟。見父親從朝鮮回來。過了月餘。想
 來此時當有閒暇。可以備細門侯。向來起居。又念離父日

久欲要住京中相依膝下便寫了一封家信着王忠到京
 寓裡來李績接得女兒平安備悉書中之意却不願女兒
 到京也備細看了家書原着王忠賁回麗娟問過老爺安
 好拆書觀看見寫得甚長先回了女兒不必進京的話其
 次便問祖父墳塋家庭至親各人近况再則細問田庄屋
 宇末問家下婢僕男女各人奸良勤惰俱要麗娟逐項細
 陳此時李再思已翻從前不肖念頭一味修好二娘又從
 中解紛和合麗娟見作對的劉公子夫妻皆死又見再思
 亦海過自新便不好十分指摘他從前短處忠厚之道
待戚極是
 堂兄彥直用公讀書堂弟福兒也好早其端疑之相堂妹

去世叔妾二娘十分賢曉田庄屋宇照舊修整家中如僕
 都是平平無恁大勤大惰王忠張惠夫婦頗著小心末後
 開寫到蘭英身上乃備細追敘喜兒証鞋之事關到再思
 身上都隱然不露把喜兒証襪情狀可據可疑之處并敘
 叔作王押賣情節細細開明至於逐喜兒一段情由也知
 再思用的苦肉計總不提及家書寫完封好原叫王忠賁
 送到京李績接書看到蘭英一事尋思此婢隨任十年家
 中儘有小厮却並不見他有一毫差處今不過暫離了我
 難道便改變了况我女兒是聰明有經緯之人豈不會防
 閑婢僕今看寫來原委顯係喜兒証襪情真又想人家奴

婢若有不端原該驅逐我兄弟逐賣蘭英亦不爲過但喜
兒却作可處置了我女兒書中不寫定有原故又想蘭英
尙未服罪又是我的了鬻兄弟也該寫信相聞聽我處分
纔是恁麼竟行逐賣其中也有原故且叫王忠來問他看
他聲口便知端的乃喚王忠細問蘭英之事王忠稟道蘭
英與喜兒有恁緣故家中總不知道真假但是二爺賣了
以後方曉得婦女們說蘭英其實沒有此事都是喜兒污
蔑他連二爺也不端正故此橫着蘭英小人也不敢說李
績喝住道此事已過怎又說恁二爺大人得後來喜兒作
何知大體這喜兒是誰人之子有多少年紀王忠道說是五

六年前二爺討下的將有二十來歲了二爺賣去了蘭英
便把喜兒痛打當時攆出後來却聽得李興們說二爺嘗
私不叫他回來看燈小的却沒見李績道去年我回京時
小姐怎不寫來王忠道那時老爺初回小姐說不便將此
事聞知恐怕老爺煩惱李績問了王忠備細心下頗也明
白乃寫書與兄弟說喜兒若還在近地可喚他到京中來
有話要問乃叫王忠將書賚回再思得了兄書見蘭英的
事發覺了心下大驚不曉得姪女存心忠厚以前捨親的
事總不曾寫只道蘭英的事尙且寫去這劉家種種算計
自然備悉寫去了如何不打愁更又想叫喜兒去必定受

罪料非賞紅褒獎的事。我怎忍這個小廝去。吃這痛苦。便
藏了書。總不提。起也不叫人跟隨。獨備了馬。跑到庄上。喜
兒接見。歡喜不勝。再思到喜兒臥處。掩上了門。細把京中
寫來的書信說知。嚇得喜兒目定口呆。半响說不出話。兩
眼流淚道。二爺如何救我。再思撫摩着道。我指望養你到
二十五六歲上。給與你一個好妻子。再與你幾兩銀子。做
個本錢。完你的終身。誰知有此不遂心事。我如今與你些
銀子。你好生藏了。拿了行李。竟往南邊走去。投着了一個
愛你的人。你竟依傍他。圖個終身結果。我已帶了四十兩
銀子。在此給你使用。便身邊取出付與喜兒。喜兒接了。再

思道。從此一別。你要小心。若有安身之處。倘有便人。必附
信與我也。等我放下心腸。今夜作速打點。明日便去。陳老
兒夫妻問你。你只說往親戚家去。老爺那邊。我只說彼時
遂出去了。不在近地。無從尋喚。喜兒一一記受。相向粉然
灑淚。再三丁囑。萬種綢繆。然後分別。正是

女寵男歡。總是緣。

莫言嗜好本來偏。

漢哀重色輕天下。

欲效唐虞禪董賢。

不說李再思寫信。差家人候問。兄長兼回喜兒。遂出無從
尋喚。李績也便不提。且說喜兒當下收拾行囊。他心性乖
巧。便把銀子五六處分開。藏得謹慎。又念出門與人交接

難道還說喜兒兩字。殊覺不雅。自己原姓徐。原有學名叫做徐善。並無父母兄弟。也到脫然無累。明早別了陳老兒。夫妻只說某處探親。竟望江南進發。一路打尖宿歇。甚是有人指引。大凡人心好色的。多見了喜兒。恁般相貌。不要說渾帳人要與他搭揸攀話。就是道學人看見了。也要心裏轉念。妙極道學人不便口中說出。若說出來。便不像道學氣了。致但腹裏轉念耳。然則真道學則不然。假如喜兒問起酒飯價。都肯把老實話與他講。不去哄他。因聽了再思分付說。南直蘇州。纔是安身之所。故此總不招架。一日到了界河地方。一個飯店裏住下。同房寓下一個蘇州人。身材相貌都好。年紀只好二十四五歲。見了喜兒。

見甚是溫存親熱。溫存親熱。謂之蘇州。喜兒有個蘇州在腹裏。却不知曉得蘇州人是何聲口。今問起這人。說是蘇州原來蘇州人說話。這般軟款。可聽便。兩下道了名姓。這人叫做吳玉。

儔。喜兒便把蘇州風俗。只管動問。吳玉儔便道。徐兄。你爲何只問敝地。莫非要到那邊去投恁貴親戚麼。究竟徐兄。你這般青年。爲什麼獨自一個走這般遠路。在路上受這般辛苦。却不罪過人。親熱得來了。喜兒乖巧的。頃刻便捏個謊道。實不瞞長兄說。我也是好人家兒女。只因親娘早喪。我家爹又娶個繼母。把我朝打暮打。是這般不忿氣。一時走了出來。向聞得說南直蘇州是個繁華去處。可以存身。我

今且到那邊去住兩年再做算計。吳玉儔喜道：「原來如此。我今得遇徐兄，真是前生緣法。可恨我有要緊事進京，不得與兄轉去。若不然，我便同兄到舍下，竟可以盤桓長住。我有一個敝相知沈仙儔，年紀小我三四歲，大有家私，他却喜風花雪月，做了戲班中一脚，且做人比我更好待人。接物着實四海，他如今隨着班子在揚州做戲。徐兄若不棄嫌，我薦你到他身邊，儘可容留得，你可以長住過活。喜兒道：「如此却好。當下吃了夜飯，各自打開鋪陳宿歇。吳玉儔道：「徐兄同我一牀睡。」罷了。喜兒道：「今日天氣也還有些熱，各自睡了。爽快。明日四鼓下起大雨來，行客都不得動。」

身天明然後起來梳洗。此時喜兒尚未戴帽，還是孩子家打扮，取出梳具，解開頭髮，直垂到膝子底下。梳掠一回，四圍掠得絕光，毫無一根短髮，挽一窩黑油油，老大的光，喜兒橫揀一根雙腳，知意頭銀簪，豎揀一根象牙氣通簪兒。吳玉儔看了，如何不愛，却值雨下得大，一店的人都止住行走。正中玉儔下懷，便去買些菜，打角酒，與喜兒吃。兩人便覺熟分了喜兒，又問起沈仙儔來。吳玉儔道：「我寫個字兒，你拿去，與他更覺親切。」便向店主討了紙筆，便把飯店裏遇見徐兄，係北直人，少年溫和，與我一見如故。徐兄意欲到蘇州圖個安身，老弟慷慨仗義，我特薦到尊寓，煩

爲照拂。我京中事件就緒。卽當返舍。與諸位相聚也。當喜兒面寫了喜兒原識字。也有些曉得文理。玉儔又落了名款。把來封好。遞與喜兒道。徐兄到揚州。天寧門裏問蘇州王府石霞班寓處。一問自知。可將此字當面致與那班中。獨有沈仙儔出色標緻。到眼便見他梳得一個好頭像。徐兄一般樣的。他見我字。自然接待。決不使兄落寞。喜兒當下着實謝了。明日天明雨止。各人分路。吳玉儔與喜兒萬千珍重。而別。不說吳玉儔往北。且說喜兒往南。不則一日。到了揚州。果見江南風景與北邊大不相同。此時十月天道。尙未寒冷。喜兒也不到飯店存扎。竟問到天寧門那邊。

有人指引說。大街往西。小街口張家。下着石霞班寓處。喜兒問到張家。只見有兩個閒漢。坐在門首。一見喜兒。問着班裏人都起身笑臉相迎道。這班子不多兩日前有人來。叫都回蕪州做戲去了。小官何來。抓他何事。喜兒道。我是北京下來的。有相知要寄字與他班裏人。老爺那一位是姓張。一人道。我們不姓張。都是左右鄰居。這班子在這邊久了。都識認的。你要尋這班子。你進來。我同你進去。問張老爹。喜兒見投人不着。心裏焦躁。然也沒法。只得進去。到一間起坐裏。裏邊走出一個老人家來。將有七旬來。往那兩人便向張老說了。張老又問喜兒來歷。喜兒乃將吳玉

儔薦來投人的。逆知張老等也認喜兒是戲班裡的人。乃道吳玉儔也嘗住在我家的。只是如今這沈仙儔回去了。你還是到蘓州去尋他。還是別有算計。那兩人道。小官你若曉得沈仙儔住家所在。你竟去蘓州尋他。若從不相識。又不知住處。不如就在張老爹家裡住了。他家又沒有人。止有一個老娘。你正好住着等他。喜兒尋思。吳玉儔止說得蘓州根底。沒有說沈仙儔蘓州住處。想來蘓州是個大所在。何從尋覓。不如依這人說。且住在此間。也省得路途上辛苦。便道。我硬住在此。等他罷。房錢飯錢。我自然照例補還。張老道。小官我老人家不是瑣屑的。况且投沈仙儔

來的沈仙儔來時。總算罷。指着東廊下側門道。此內兩間地板房。便是石霞班的下處。乃向身邊解下鑰匙。遞與喜兒。道。你自開着門。把行李進去安放。喜兒便開了門。放了鋪陳。那兩個閒漢也去了。喜兒換了一件大衣。重新與張老作個揖。張老道。你只得一個人。早晚要恁的物件。不妨到裡邊去拿。我家只有得老妻一人。並無別個。喜兒便進去見了老阿媽。也作個揖。二老心下都歡喜。稱贊喜兒乖巧。伶俐。住下兩日。兩下細細叩問。喜兒扯謊回答。張老夫妻都說。徐小官的老子。是死人。怎聽了後妻。把他打罷。把這般一個好兒子。攆了出來。豈不可惜。喜兒也曉得此張

老並無親族男女。單靠着兩間房子。並門首兩間。出賃與人。討下房租。便可日給。這戲班。通年算租。一年不來。也要出租銀十二兩。只因張老夫妻。做人都好。老媽兒。更加清。謹待這一班戲子。就如男女梳頭。洗衣縫針。補線。因此相與得好。喜兒又問吳玉儔。沈仙儔的根脚。乃知吳玉儔是蘇州鄉宦人家。小廝有些膽識。小主子在京爲官。京裏已走過兩次。此番也是奉主命。出差到京。這沈仙儔。雖在王府班子裏。却不是王府家人。父親開個小骨董舖兒。家事儘好。因仙儔人物秀麗。脚色出衆。戲班裏。公出百金一年。聘他在內。撐持門面的。與吳玉儔相住。頗近彼此。相悅遂。

爲契友。喜兒又問沈仙儔。既有家私。爲何做戲。張老道。揚州人。不論的喜兒。心下轉念。這沈仙儔。不知如何的。這裡人都恁般稱許。光陰似箭。不覺過了月餘。戲班竟不到來。天氣到冬。漸漸寒冷。喜兒取幾兩銀子。出來置辦寒衣。張媽恐他出了成衣錢。便攬去做。照應縫補妙喜兒穿了稱身也。歡喜。張媽一日對着喜兒道。徐小官。我看你聰明伶俐。我心下甚是喜歡。我又無男女。你又爲晚母。磨折逃避出來。我家老的說。何不認了我兩個老人家。做了乾爺乾娘。我也好盡心照顧你。你也有了一個依傍。你心下願與不願。喜兒正爲投人不着。這沈仙儔。不知何時纔來。在此殊。

覺無謂。又有街坊上這些閒漢。日。日。來。纏。擾。若。投。他。做。了。爹。娘。一。來。住。得。安。穩。二。來。也。可。拒。絕。了。這。些。綽。越。的。人。當。下。欣。然。依。允。張。老。夫。婦。大。喜。擇。日。拜。了。父。母。叫。了。爹。媽。隣。里。曉。得。了。也。來。賀。他。喜。兒。竟。安。然。住。下。倏。忽。之。間。過。了。新。年。直。至。二。月。裏。邊。石。霞。班。方。到。因。去。年。蘇。州。有。戲。接。手。不。得。空。閒。故。至。此。時。纔。來。喜。兒。見。這。沈。仙。儔。果。然。絕。頂。嫵。嫩。豐。艷。異。常。便。將。吳。玉。儔。書。遞。與。仙。儔。折。書。看。了。見。了。喜。兒。恁。般。美。麗。如。何。不。愛。於。是。二。人。情。投。意。合。不。能。暫。捨。至。三。月。盡。吳。玉。儔。從。京。中。回。來。過。揚。州。卽。來。詢。問。見。喜。兒。有。了。安。身。甚。是。歡。喜。回。蘇。州。覆。了。主。命。隨。又。到。揚。州。來。三。人。打。

得。火。熱。這。班。子。裏。小。醜。就。是。毛。二。刁。子。也。是。新。近。聘。在。裏。邊。的。信。手。拈。來。這。二。刁。子。到。京。中。見。劉。世。譽。已。死。了。嚴。不。知。下。落。劉。思。遠。有。了。風。疾。致。仕。歸。家。二。刁。子。又。記。掛。着。妻。子。便。歸。到。家。鄉。他。是。一。脚。出。色。小。醜。所。以。也。併。入。好。班。子。裡。來。他。見。了。好。小。厮。極。着。脚。的。善。於。奏。趣。不。討。人。厭。待。三。人。極。其。恩。厚。知。其。識。苦。級。有。深。情。沈。仙。儔。與。喜。兒。被。他。籠。絡。也。被。他。捉。個。空。兒。也。是。情。願。的。了。戲。班。有。數。過。了。五。月。便。散。班。歇。夏。七。月。半。後。又。復。聚。班。吳。與。沈。要。回。蘇。州。那。裡。撇。得。下。喜。兒。三。人。各。流。淚。不。捨。二。刁。子。道。不。妨。我。去。說。化。張。老。叫。他。打。發。阿。郎。到。蘇。州。走。走。看。看。世。景。便。好。同。你。二。

位去了。便是奏趣處。

過了夏來有何不可。三人大喜。二才子去

張老面前一說。真個許他同去同來。八月初方合班到揚州。吳玉儁有事羈絆。便不得同來。喜兒回來見了爹媽。張老有心要與喜兒尋個親事。便好絆住他的身子。見合班人獨有二才子了。得便託二才子訪個親家。張媽道：「你看我這孩兒。像個花枝般人物也。尋得一個好標嫩媳婦兒。好對付得他來來。」才子道：「你兩個老人家放心。在我身上。包你有張老道喜兒也大了。學戲學不成了。得個生業兒做做便好。叫他擔輕負重。他又來不得做商賈。又沒有本錢。却如何是好？」二才子道：「這要看機緣如何。若得有個財

主。即君貴家公子薦你。令即去放些小勞。得些心力錢也。是一個頭。選張老贊妙道如此。纔是好哩。」二才子道：「這個也在我身上。看看秋盡冬來。一日只見有人來叫班子。乃是張哲家的管家。要叫到瓜州總兵衙門裡邊做戲。為總兵養了女兒。滿月。是張家的外甥女兒了。要送戲去賀滿月。故此來叫這好班子去。眾人便打疊起身。二才子便發議論道：「這總兵官柳老爺。就是我們揚州人。他的出身。我最曉得。他當初在丁少師家。這丁家是我揚州一城甲出名首富。五六年前。我在丁家做戲。見了這做總兵的。我有心要結識他。下了許多懇懇。偷與送暖。無奈此人真個作

怪端方持重。叫我沒處下手。只好心裏眼裏念着。那知幾年來。丁家燈消火滅。連自身不知去向。這人却小小年紀。有恁般造化。竟做了總兵。偏偏又到本地地方來榮耀。豈不是天生的大福分。我如今思量。又虧當初我做事情。細不曾着相。露出騙他痕跡。如今到他衙門裏做戲。我還要見見他。看他怎麼樣相待我。衆戲子是蘇州人。不知柳俊根底。唯有嘖嘖稱羨。當下一齊起身。沈仙儔便帶了喜兒。同到瓜川來。戲班裡寫個字。單投了。隔日便叫進衙門做戲。這一本戲是張玉飛送的。此時柳俊得女之後。乃與夫人商議道。我與你完婚一年多了。你進衙署來。小姐還不知

你。卽歸於我。前兩次問候書札。總不曾寫此緣故。今女兒都養了。也該附個信去。老爺與小姐也自然歡喜。婉玉道。記得去年我起身到揚州時。去別小姐。小姐但對我說。你如今配什麼武官了。他也不曉得備細。我也不曾說得原委。正該寫個信去。老爺與小姐見了。也好放可念頭。柳俊便看了稟揭。打發人進京。十月十五女兒滿月。十三日張家便做了許多衣帽。打了許多金銀事件。備了若干盛禮。岳舅同來。又送戲筵二席。柳俊夫妻迎接進署。當夜設席款待了。明日便做戲家宴。此時合府指紳都來作賀。衿士有相與的。也來賀喜。鬧熱非常。請酒待客。便叫石霞班承

應一連做了好幾日戲。柳俊做主人也覺煩苦。張玉飛有事回來。張哲便住衙內。柳俊又備了禮物送與岳母舅母。一日早晨。柳俊坐在書房裡。只見伴當來稟話。手持一揭道。有戲班毛二要見老爺。柳俊看了揭帖。想了一回。方記得起。問道。他做什麼要見我伴當。道他說許久不見老爺。要來當面叩見。沒有別事。柳俊沉吟一回。乃道。喚他進來。停一刻。只見毛二才子走進來。望見柳俊。便跪在階下。磕了七八個頭。爬起來趨近前。叫聲老爺好小的特來叩見。老爺柳俊。嘻嘻着嘴道。毛二你嚮來好。二才子又跪下道。靠老爺洪福。柳俊道。我有好幾年不見你。你相貌更覺長得。

好了。連日你在這邊做戲。我也看不出你。多年來也只在揚州做戲。麼二才子道。三年前到京裡住。一年多。去年春裡回來。便沒有那裡去。柳俊這時因隔夜酒多。泡一碗濃茶。要吃。因說了一會話。恐茶冷了。看看伴當指着那茶碗。時有兩個伴當侍立。見主子與戲子講話。看出了神。通真情狀。一見指着那搭。一時會意。不來兩人忙到指的所在。把掛的拂子也拿。拿檯上的小鏡架兒也拿。拿兩人手忙脚亂。不知所措。柳俊看了惹厭。道。你拿這些東西做什麼。你把這盞碗裏泡茶。我吃。便向二才子道。這些孩子都不中使。你是會鑽的人。那裡尋個伶俐孩子。送到衙門裡來吃便。

件當糧去。二刁子便想到喜兒身上道：「正有一個狠聰明伶俐小的送他來見老爺。」柳俊笑道：「你會奏趣的人，慣會扯謊，那就這般湊巧。」二刁子道：「小的怎敢扯謊，確真有一個却與小的們同寓，現在外邊。」柳俊笑道：「你就喚進來，我看若好，我定賞你。」二刁子答應便去，不一刻同了喜兒走進。喜兒磕了頭起來，站着。柳俊看了心上喜歡，問了各姓來歷。喜兒一一回答了。柳俊又問：「我要收你與糧，你吃你願也不願？」你在此這邊可有任得保人親戚麼？」二刁子代說：「拜了張老乾爺的事，徐善同張老都是情願的。平昔也曾與小的計議過來。」柳俊大喜，便叫徐善將行李取進來，便

賞了二刁子五兩銀子，分付道：「我看你已前相識，要留你飯，不如賞你幾兩銀子，你自己買吃罷。」若徐善服侍得好，你叫他乾爺來，我還要賞你。」二刁子磕頭謝了，便同喜兒出去取行李。沈仙儔得知此事，狠埋怨二刁子多嘴，拆開了他好朋友，然也無可奈何，只得與喜兒痛哭分別。又送喜兒進了衙門，叮嚀後會。方去。柳俊便着喜兒在書房宿歇。喜兒生來伶俐，鑿貌辨色，回話登答，甚中款曲。柳俊十分得意，另眼觀他，便與了一名大糧。二刁子回揚州，說與張老、張媽二人，大喜。張老便同二刁子到瓜洲來。柳俊喚進，都有了賞賜。喜兒又將關支糧銀付與張老，張老更加

快活別了自去。一日魏義張芳到瓜洲送進書札。柳俊見
珮玗同月得子。又有連姻的話。又備寫獲住表。自足處分
的事。便都與夫人說知也。替他快暢。當下喚進魏義張芳
問謝。一回張芳送上禮物。柳俊收了。要留張芳住歇。魏義
代說。還要到張相公家去送禮。柳俊便寫了回書。賞了銀
兩。又寫信託魏義寄與玉飛。知會允珮玗求親之事。張若
到張家。送上書禮。玉飛不便收受。魏義從旁攛掇。然後收
了。款待來使。寫回書。付盤費。張芳便起身。同吳淞魏義在
家存扎兩日。也往江西去了。柳俊便與玉飛都送賀禮。差
人到吳淞來賀。柳俊一日往揚州有事。拜會知府兼看岳

作兩日來往。却值喜兒病起。瘡疾來。不便帶他出門。喜
兒到明日午上時候。身上又有些寒冷。曉得這瘡病又來
了。便坐在窓檻上。朝着裏。兩手搭膝。把頭磕在手膊上。背
對着日色。晒背取暖。疲倦起來。便睡着去。這日婉玉飯後
無事。帶了三四個丫鬟。閒步散心。走到外書房。從屏後轉
出。只見一個小廝。磕伏着頭。坐在窓檻上。婉玉心上轉念
老爺曾說。新收一個小廝。徐善在書房服侍。想就是這小
廝。畧定了一定。只見隨的使女。便斥喝他起來。這喜兒從
睡夢中被喝。驚醒。轉來擡頭。見了料。是夫人。便轉身下階。
婉玉也要轉入屏後。關眼。見是喜兒模樣。便立定了看他。

背後形狀走路分明是喜兒心下大驚便走出屏門叫使女叫那小子轉來使女便叫道夫人喚你問話轉來見了夫人喜兒只得轉來低着頭在簷下跪着婉玉道喜兒你擡起頭來喜兒見叫他小名吃了一驚此處何人曉得又見連叫他擡頭只得擡頭把去便一看大驚非小這夫人分明是蘭英雖珠翠綾羅裝裹美艷然相貌眉眼生成不改嚇得魂飛魄散回想在家時聞說賣與人單夫作妻了今日却如何做了夫人若報前情我性命却要死也婉玉道喜兒你認得我了喜兒連連磕頭道小的該死此時一嚇瘧疾都散婉玉道你當初為何冤我今日却如何到這

邊來你須實說此時使女將交椅移來婉玉坐下喜兒便將二爺逐出躲在庄上去年老爺寫書回來要叫小的到京中詢問小的懼怕因此避到這邊蒙老爺收用這是實情當初都是二爺主意叫小的做的事實與小的無干求夫人超豁說罷只管磕頭又道總則小的該死只求夫人高擡貴手救全小的便哭將起來婉玉道想來你是聽了主人所使但你那時也該思忖並無冤讐何忍這般陷害今日你我的境界還是怎麼樣的你又偏到此地來大家又得遇見豈非天理喜兒又只管哭着磕頭也無話說使女們見了不知就裡也不敢問婉玉還要問話只聽得轅

門外吹打掌號。曉得是老爺回來了。燒玉便起身進去。喜兒腹裡尋思。方纔夫人說話。必定要難為我。雖則是老爺待我好。終究夫妻情重。冤家路狹。成是個死命。欲要逃走。又何從逃出。欲要尋死。只見兩個小伴。備來了道。老爺問你瘡病好了不曾。老爺情厚喜兒道。好了。乃心下想。且到夜裡尋個死路罷。其情可憐柳俊回署。婉玉接見。問了揚州去的事情。講些閒話。時寒天日短。頃刻夜了。擺上酒來。婉玉便將喜兒事說知。柳俊驚詫道。這真是浮萍大海。果有相逢。夫人你意下如何。婉玉道。買臣力學為官。未必非羞婦所激。賤妾非喜兒誣陷。那得繼與張家。情見且這廝聽了主人

調度。又是忠於為主了。究竟非其本心。肯諒人情。便是大也。我心下倒也可憐。他若無前趨的事。就留他在此看顧。他終身也是一件好事。今却不便留了。賤妾意中賞他幾兩銀子。或遠或近。由他過活。不知老爺尊意若何。柳俊擊節贊嘆道。天人寬仁大度。不念舊惡。所處極得其當。轅門上打了二更方將就寢。隱隱聽得那裡叫喊之聲。甚是慘急。柳俊雖有些酒意。却因向在軍中。慣了一聞聲息。立即驚心。這樓上是臥室。樓前是三堂。三堂左首前邊是三間。王敬堂再前是外書房。三間便是柳俊常坐之處。總在宅門之內。柳俊便分付在內室的小廝持燈出去。察看原來

喜兒這晚要尋死路。又念自己小小年紀。那就輕易送了這命一場。後出息自覺也甚不忍。欲要不死。又恐夫人讐恨前情。那肯輕輕放過。受人凌播。吃盡慘毒。終乎要死不好。今日好好弔死了也。倒乾淨。一面自痛。一回自憐。不知出了若干暗淚。晚飯也吃不下。兩個小伴當上牀催他睡覺。喜兒也只是支吾。延脫小伴。當那曉得他尋死。少停都睡着了。喜兒便取了一條帶子。爬到檯上。又爬到厨頂穿。在梁間一頭在梁上。打了一個疙瘩。一頭縛做一個活套。兒把頭鑽在套裡。撲離厨頂。蕩將出來。正是

殺身取義是剛腸。小諫輕生亦可傷。

最苦女人遭枉屈。更無別計便懸梁。

喜兒上弔。却喜帶子用舊了。有些傷損。蕩出勢猛。登時兩脚卓將下來。跌在地平上。響聲利害。驚醒了兩個小伴。當但見燈兒未熄。看見徐善橫儻在牀前。頸上有根帶子。喉間咯咯有聲。明知上弔。便極聲喊叫。宿三堂的内丁聽得。慌忙也帶着火來。急急解帶救醒。小伴當也起來了。却好内裡小厮持燈也來。得知原故。進内報知。婉玉道。日裡我問說未完。見老爺回衙。我便進來了。泛有安慰得幾句。必定慮我責治。故尋短見。老爺可到三堂上。叫這小子進來。當面分付一番好。等他放心。落意。柳俊下樓到三堂。只見

喜兒進來神氣未復。幸虧一弔卽脫。沒有十分受傷。跪着磕頭。只是哭泣。柳俊叫住了哭。分付了許多安慰的話。原叫內丁伴僮同了出去。喜兒雖見主子好言安慰。終懷鬼胎。一夜不曾合眼。明日早起來梳洗得光光淨淨。候老爺到書房裡。便跪下磕頭哀求方便。妙柳俊道。夫人仁厚。總不計較你了。却又不便留你。我今賞你一百兩銀子。你原到揚州乾爺家裏住去。把這銀子娶個妻小。做個買賣的本錢。勤儉過活。掙一個好結果。不可游手賭博。有負我一片好心。喜兒聽了這話。真是收去了一派的疾風暴雷。放出了一天的和風暖日。思量那裏有這樣好老爺夫人。便哭

出感激。眼淚來潸然不止。只見小廝捧出一百兩銀子。柳俊又差一個老成內丁送喜兒回去。喜兒帶哭磕了無數的頭。收拾行李。要叩謝夫人。柳俊分付不消。喜兒乃望空對北拜了八拜。然後出衙門而去。正是

若從主命非爲惡。何至颺流類轉蓬。
新寵乍邀方慶幸。宿冤驚遇又憂忡。
忽聞溫語如春霽。更荷恩施似露濃。
自古有容稱大德。世人却道怨難終。

內丁送喜兒到張家交還了一百兩銀子。張老夫妻又驚又喜。又不好向內丁細問根由。只好感謝官府厚贈而去。

沈仙儔見喜兒來了。不管他爲着何事。真個如獲至寶。然也。都來問喜兒因何回了出來。喜兒還葫蘆提不肯實說。直待張老等關切盤問。喜兒方細吐前後實情。張老夫妻與沈仙儔卽合班的戲子。都感激這總兵夫人。那有這般寬仁大度。都感念不置。沈仙儔與喜兒長得相與。更加感激。與喜兒同立着柳總兵夫婦長生牌位。朝夕供養。吳王儔得知此事。也着實感念。喜兒要附個信與再思。使再思得知。柳夫人貴顯。并各人好處。也好使再思慚愧。便備細寫了原委。伺候使人附去。再思接得書信。也懊悔無地。後來柳俊進京。遷柩到涿州。謁見李積。再思躲過了。那敢見。

面。這個喜兒又過了一二年。方上頭戴帽。娶了妻。小生男。育女。便頂了張姓。取名元徐。是不忘本生來歷。也是沈仙儔主意。張老夫妻身故。喜兒亦盡力殯葬。後來凌石柳張四家。都住揚州。喜兒也嘗在四家走動。夫人們都也看見。四家亦待他不薄。沈仙儔到三十來歲。便不做戲了。與吳玉儔三人。直到老年。交好如初。總無嫌隙。喜兒與仙儔又做了兒女親家。分外恩來義往。這是後話。且說凌駕山在江西。做了一年半的巡按。方纔差滿。別了張達。進京覆命。到吳淞署中。與珮珩相會。各賀報復讐家之事。敘以前契濶之情。又拜見盟嫂。又見了珮珩兒子。雖是數月嬰孩。却

也。相貌有異。說起與延秀聯姻。駕山欣然作伐。珮珩議論起。駕山完姻之事。駕山道。這次到京。自然要完結這件正事。但是作何迎娶之法。還要聽我老岳作主。珮珩道。除是朝廷許賢弟歸娶。方得迎至揚州。若轉了京堂。只怕李公便要招贅了。駕山點頭道。這也。料有八九。且到彼時再行斟酌。珮珩留住數日。方作別長行。將到瓜洲。柳俊得知。先差人遠接。將近江口。柳俊坐船出迎。直請到內衙。重新相見。款待飯過。柳俊要叫妻子出來拜見。駕山驚愕道。何故如此。柳俊笑道。有個原故。言未畢。婉玉出來。便拜駕山。慌忙跪下。答禮拜畢。駕山一看柳俊夫人。心中贊羨。玉飛令

妹如此貌美。正堪與延秀一對。柳俊笑道。老爺曾認得拙荆否。駕山道。雖與玉飛通家。老嫂實未拜識。柳俊道。老爺再認一認。一定記得。駕山在報恩寺中所遇時刻。不離於懷。樓上美人之面。折花侍女之容。暗中摸索也。還記得今日如何。忘了。只因柳俊夫人是張玉飛妹子。何敢議論。雖也疑感。那裡見來。然再也推詳不到。聽了柳俊說話。好生驚怪。婉玉進內去了。柳俊乃將李家賣出。過繼張家。原委備細說知。駕山大喜不勝。向柳俊幸賀。不了。想當年在報恩寺裏。贈詞締念。倏忽三易春秋。如今各遂所願。實有天巧。作合。痛即無不如願。亦深感歎。又記起夢入城會見。

李小姐私約南還。柳俊會說李小姐將折花侍兒許我爲妻。彼時只道積想成夢。却原來是機緣暗洩。實是姻緣。夫定因將此夢述與柳俊。大家感嘆。不了當下柳俊打點戲筵。款待駕山。道久不相聚。正須促膝傾吐。何必做戲。反覺攪混不安。只消一席足矣。柳俊便令回去。戲子必要南面。專席駕山。只是不許。乃一席坐下。駕山客位。柳俊朝上。相倍叫從人。一總迴避。獨令一小厮斟酒。說起石珮珩處治。裘自足之事。駕山又說起希寧父子之事。柳俊又備述喜兒之事。駕山道。裘自足凶惡之常。不得不殺。令他自斃而死。還是厚道。喜兒之罪。固然可惡。然是他主人所使。桀犬

吠堯各爲其主。勢有不得不然。老嫂怨他極是。又笑謂柳俊道。喜兒蒙你青目收用。也有一番情況。你也不忍處他。原該向夫人行替他求個分上。說趣罷。大笑。柳俊也大笑。起來。柳俊又說道。李再思是老爺令叔丈。爲人也是凶狠。但稍遜自足耳。駕山驚問何故。柳俊乃將再思與劉家設計。搶親之事。備說一遍。駕山愕然良久。乃道。我與你珮珩三人。可稱異姓骨肉。患難相救。富貴皆同。怎麼妻妾宮中都。有爲難之人。賤內不墮。劉賊奸計。皆賴老嫂膽智識破。我今也當拜謝我夫妻二人。皆賴賢夫婦救拔。此情此德。何以爲報。女不忘恩。乃是存心第一着。柳俊道。拙荆若非小姐深知平昔一

生蒙垢何以自明後來到張家蒙小如更加擡舉得以洗
雪前冤至今感激無地喜今都聚在一處亦是人生佳話
駕山道我與你及珮珩受許多顛連磨折也還是男兒常
有之事他們閨閣三人亦遭此等折挫可見天地欲成全
一人便先加他許多坎坷不論男女都有一番造就說罷
感慨良久柳俊道老爺來春自當完娶只怕李公定要入
贅柳俊不得效勞躬賀如何是好駕山道前與珮珩亦曾
議論且進京斟酌如何當夜酒滿情深三鼓方罷正是

一夕樽前促膝談
欺心有報謀何左

萬端神理靜中探
任性無恒夢亦慙

人閱世情猶未熟

深思人事轉難堪

幸邀天佑應欣賞

莫使杯空興不酣

駕山明日起來憶着張玉飛久不相晤便要動身柳俊道
老爺就去我又不捨不如去請玉飛來此處盤桓數日老
爺若要去時同到他家一拜便走有何不可駕山大喜柳
俊便差人帶了空馬到揚州請玉飛晚間玉飛便到兩人
會見無限欣喜互相謝賀各敘梗概柳俊又設席款待駕
山也只令一席便於荅門閑話中間問起向日相與數人
玉飛道各人也還如舊獨有玉繼先窮苦不堪駕山道弟
過揚州只到尊府一拜其餘俱不奉看連舍下也不到了

我。有。銀。五。十。兩。煩。兒。贈。與。繼。先。亦。不。必。露。人。耳。目。玉。飛。應。免。延。秀。又。抱。出。女。兒。與。駕。山。看。過。亦。大。有。福。澤。之。相。乃。說。珮。珩。令。郎。早。具。令。器。結。親。甚。好。延。秀。玉。飛。都。喜。盤。桓。數。日。駕。山。別。了。柳。俊。夫。婦。到。揚。州。拜。別。玉。飛。父。子。即。便。北。行。駕。山。此。番。到。京。有。分。教。郎。才。女。貌。極。一。時。花。燭。之。歡。玉。潤。冰。清。繼。千。古。壻。翁。之。美。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裘。自。足。到。處。為。人。所。恨。喜。兒。到。處。為。人。所。憐。一。死。一。生。不。亦。宜。哉。翠。翹。明。達。世。務。恩。威。各。當。婉。玉。寬。仁。大。度。物。我。皆。春。此。兩。人。者。烏。得。以。巾。幘。目。之。哉。

喜兒奉主命害人確非其本意不涼之者必致之死

地。矣。自。縊。情。狀。殊。覺。可。憫。蓋。喜。兒。不。死。乃。僅。見。者。也。獲。福。又。是。婉。玉。之。恩。



蘇蘇文長披正之類

出矣自益謂知寒覺何斷益喜良不五以對良善也

少人心三集

第十二回

賜完婚二生遂願

天花才子編輯
四橋居士評點

成巨族四姓榮封

詞曰

慶鸞儔正少年榮貴風流澹蕩春光柳絲花片嬌
柔碧欄杆外鶯聲軟射錦幃紅日簷頭粧臺畔
僊會三生緣遂綢繆十里朱樓舊遊記往昔豪
華駿馬輕裘風月無邊百年終此淹留遷喬卜築
家連第喜四時同乏蘭舟真堪羨腰纏十萬騎鶴
揚州

右調夢揚州

話說凌駕山連夜趲行。過山東兗州。便到褚愚。裏褚愚
接見歡喜。自不消說。駕山贈以千金。褚愚舉家感謝。盤桓
兩日。駕山卽要起身。褚愚見駕山有進京程限。便也不好
強留。盛設賤別。時褚愚年已衰暮。覺得老態漸生。屢屢以
夢子爲念。駕山知其衷曲。一力擔當。褚愚感激。不了。分別
之日。潸然出涕。駕山亦覺悽惶。後來褚定遠全虧。駕山之
力。得以入學。補廩。褚愚夫婦俱至八十餘方故。駕山又贈
與千金。并扶持定遠之子。亦得入學。竟成了一個人家。這
是後話。且說駕山到得京中。已是過歲。隨朝覆命。卽來謁
見李績。李績接進。各敘寒暄。駕山又贊張達珮珩柳俊三。

人代致候。安李績道。記得離亭分袂。倏已三。個年頭。光陰
真迅速也。便令駕山同寓住下。翁婿暇日。各敘以前景况。
李績道。賢婿得知柳廷秀家眷出身否。駕山道。小婿亦頗
知其事矣。也是廷秀述知。李績笑道。老夫向道。此女不尢
大有後福。不意竟爲總兵夫人。實是可喜。過了數日。駕山
轉太常寺少卿。李績已將駕山完姻之事。盤桓算計。便與
駕山說道。因賢婿點差江西。不便議及姻事。今春再難遲
緩。老夫又念賢婿家在揚州。相隔頗遠。若娶到尊府。路程
迢迢。舉動實難。意欲招贅賢婿。且完了姻事。然後看機會
回去。况且兩尊大人俱已去世。堂無舅姑。亦不必急於歸。

宅早晚老夫告老乞休料天子未必便允我也只是苦求自然俯賜歸里若得便殿召見可以陳情之處也便將替瑁之事奏知准賢瑁給假數月完此終身要事不識賢瑁以為何如駕山道岳父斟酌極當於是李績連夜繕疏奏聞天子不允本凡三上備陳年力衰頹精神不振耳目聾聵誠恐悞墮職守多所過愆尸位素餐臣何敢安溺職曠守盛朝自宜黜退且老無妻子鰥獨伶仃一女及笄未曾出嫁苦表不敢瑁陳伏乞急賜罷斥俾骸骨得歸故里倘大馬尚有餘年皆蒙恩造伏闕待命涕泗橫流天子覺奏惻然感動當即召見便殿問道卿筋力尚可周全朕方資

翼輔何忍棄朕之速李績奏道實係兩目矇矓瞻視不切精神頹敗過即遺忘仰祈聖恩寬宥准臣乞命天子又見本上說無子鰥獨一女伶仃又問慰道卿女雖未出嫁曾出字否李績見天子問及正可乘機陳請乃奏道已配與現任太常寺少卿凌六鰲亦擬今春迎娶天子道卿既歸鄉正可嫁女朕賜凌六鰲給假完婚李績謝恩辭出明日批下特旨李績効力有年老成練達前出師勦寇遠使外邦數著奇勳正資翼贊無如再四乞休朕其勉從所請但功高廊廟位未顯崇朕甚念之今特加授太子少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原官兵部尚書賜歸田里伊瑁太常寺少卿

凌六齋准給假三月完婚李績與駕山得了這旨不勝大喜忙入朝謝恩便一同束裝起身舉朝各官都來餞送與駕山有往還的亦俱餞賀忙有十餘日然後出京天子又特賜銀幣等物勅合朝各官出郭送行以榮之但見旌旗蔽日傘蓋如雲香篆飄揚數十里人迷烟霧樂音嘹亮一千隊譜按宮商觀者登踵摩扇送的聯鑣擊轂有畫錦堂一詞曰

位顯宜辭功成須退歸田莫自嗟此但令一經讒
口便有風波今日榮歸天子餞一時欽仰士林多
離亭上大小百官咸遵帝命來過思麼兀致仕

蒙寵眷焉能及此巍峩觀者人如蟻聚頂首相摩
塞路氤氳香霧滿簇與旌旆錦雲窩嗟嘆處競兼
保身全節老景婆娑

這李績致仕只因天子隆重有功大臣故此遣在廷大小
臣工都要出郊餞送誰敢怠慢便闕動了一京城百姓齊
出觀看自京城門便挨擠不開直到餞別之所二十餘里
人山人海填街塞巷再加他是兵部大堂有千百員武官
帶領了數萬羽林軍全裝貫甲儼如天子行幸一般這一
場榮耀方是男兒顯名極處丈夫得意之秋又且是馬收
縵船攏岸的境界何人不羨何人不敬長亭的宴有公席

有私席海錯皆陳山珍。覲薦裝演百戲歌舞喧闐。把一個李績如在萬花谷中山陰道上。連凌駕山也增彩。叨光十分尊重。一日應酬至晚。方揚敘別。走不上幾十里路。便歇宿了。明日到家。再思父子半路來迎。涿州的官員以及色目人等。教官率領了通學生員。俱出城迎接李績。一勞謝李績先已遣人到家租賃一所宅子。與凌駕山暫住數日。進得涿州城中。已有家人引導。駕山歸寓。李績到家。父女會面。悲喜交集。麗娟拜見兄弟伯姪。重新敘禮。二娘也來見過家人男婦。都磕了頭。京中官員差來護送的人。俱給賞酒食路費。發帖致謝。卽付來人帶回。麗娟點收行李。

是晚再思已備有家宴。叫了樂人戲子。供應兄弟伯姪盡歡而散。父女上樓講些家常閒話。李績提起蘭英丈夫便道。那柳俊隨我出征。今爲淮揚總鎮。麗娟此時也知蘭英的丈夫卽鎮守淮揚的總兵。然不知卽係父親手下之將。李績又說蘭英得了女兒麗娟也替他歡喜。李績因歸家完聚。心中快暢。多飲了幾杯。明日直至早飯時起身。正在梳洗。外邊報說凌老爺來拜候。原來凌駕山已到。久了因問知尚寢未起。就在外邊書房裡坐等。分付家人不必傳說。且等老爺起身通報罷。摹擬向係同處寓中好翁婿情狀逼真王忠張惠等問知隨回的弟兄們曉得凌老爺備細竟是一家人了。

故此便不進內說知直等李績梳洗過方纔傳報這些婦女們聽得外邊書房裡有老爺的女婿在彼最是要看的了都擠到屏後瞧科看得凌駕山這般相貌個個歡喜家了鬢們看見主女官人若好必定歡喜此種情理我亦不解點綴筆筆不漏李績出來相見駕山道了平安家人托出茶點同喫談笑只見管門的捧進一塚揭帖李績都叫查明上了門簿駕山帶名帖三個拜再思父子再思彥直便出來相會福兒年小沒有出來駕山別後李績便進內與麗娟說知招贅駕山之事今奉旨給假三月完婚不能遲緩父女憶念起夫人來又大家傷感一番必有之情心相李績問麗娟得知二娘年雖未老也還

曉得些事務便叫請來與女兒商酌內裏事件張婆等一同相幫又叫王忠等叫了匠工人役收拾後樓便做新房自己做房在樓前屋內數日之間都已料理停當又把官府紳衿一總答拜過了便擇了三月十二日是黃道不將天恩上吉贅駕山過門堂上結綵鋪毡院子裏搭起天棚布幔懸掛花燈綵球能免俗到了吉日鼓樂儷相絕早便來侍候午間親友都到地方官員都吉服到門賀喜至既駕山坐了憲轎全福儀從鼓吹到門三聲砲響親朋迎人李績在泊水下相迎堂上堂下管絃合奏點齊燈燭照耀如同白日擺開席面駕山高坐親朋餘席相陪飲饌多

府起身撤席。儂相念詞贊請麗娟在裏邊。二娘等已將小姐裝束打扮。人物既稱第一。再加翠繞珠圍。真有三十四分嬌艷。都說嫦娥仙女想來也。只如斯動稱西子南威。恐亦未能加勝。凌駕山與麗娟立上紅毡。儂相贊拜天地。拜了李公。送入洞房。夫婦交拜。合巹禮畢。去了繡兜安席。坐下侍女殷勤服侍。駕山細看新人。比昔年樓頭窺見。倍覺豐艷。精神心上的喜。何消說得。麗娟看了。駕山心中轉念。好似昔年樓下。牆外書生。但此時烏紗映白面。圓領稱腰。身比着書生。頗增光彩。但那書生姓山。今乃姓凌。相貌或有相同。各姓實是各別。坐了一回。駕山不飲酒了。起身撤

席。丫鬟們收去杯盤。捧上湯水。駕山淨面洗手。丫鬟們服侍小姐卸妝。停當。亦洗過手。面丫鬟便往別間樓上宿歇。駕山掩了房門。乃身邊取出一張詞箋。道昔年在山東寓內。蒙小姐見贈詞章。下官做一繡囊藏了。貼身懸掛。今日詞逢人合。小姐常亦憶念否。此時麗娟尚以夫婿不是。山驚一聞此言。駭然驚異。便不做那等羞澀之態。接過一看。分明是訴衷情近一詞的原稿。尾後已經和韻一首。竟為今日之識。不覺大喜。道相公彼時何故姓山。駕山乃將避讐改姓之事。畧述道。下官所作小姐亦留藏否。麗娟道。現在篋中。駕山道人既團圓。此詞亦是媒妁。當令他合在一

處麗娟乃取出與駕山看過一同安放過了兩人心願都
遂公私兩全非常歡喜因說柳俊夫妻遇合聚散頗奇可
見人世姻緣實由天定然衷情所至神鬼從之人定勝天
又非虛語也當下駕山兩人無限歡娛有綺羅香一詞為
証其詞曰

才子天成佳人世出正值三星璀璨兩好諧盟免
結鵲橋公案愁折散那覓元霜喜聯合原酬詞翰
有生來纔識歡娛這般良夜金難換多情自多
繾綣倘沒相思分何由撩亂憶久重逢此種綢繆
堪玩收往日苦趣方回數樂事今宵初算想前次

平地科各抵溫柔一半

駕山自完姻後夫妻的恩愛閨房樂境不消細說地方官
府紳衿親友來賀也忙亂了好多日子光陰似箭不覺已
是滿月柳俊與石珮珩俱知駕山欽賜完婚各寫書信備
了厚禮兼候李績翠翹與婉玉也備着禮送與凌夫人張
玉飛也着人賁禮同了石柳兩家內丁打做一路半月程
途到了涿州進李家相府投遞駕山留款家人折書收禮
賞了來人盤纏脚力各寫回書打發回家李績見石珮珩
稟揭上敘說生了兒子與柳俊聯姻打動起自家後代過
得好又三月假期一滿便要進京乃立出主意與再思議
思駕山

論將彥直過房爲子。叫駕山寫了過房情由。請了三黨公親。設席立議。各人俱與名花押。此時再思見兄長。照舊友愛。姪女總不記讐心。下也感激不盡。惟兄命是從。彥直使改口叫奇勳爲父。再思爲叔。駕山看彥直文章。有一種沉着痛快處。自不以監生終身的。他盡心提撥他。彥直原肯用功。有美在前。執經問難。學問者學而問。問而又學。今見如愚者。哉。欲德業指進。修不其難乎。提撥不多日子。彥直一總心領神會。無不體味到極至。工夫有善必增。有惡必去。正是

教無躐等在優柔。
有志欲窮千里日。

善受還須善解求。
與君更上一層樓。

駕山只二月假期將滿。便別了岳丈等。與麗娟珍重叮嚀。黯然分袂。到京赴官。辦事按下不表。且說石珮珩在吳淞任上。倏忽三年有餘。一日報有湖賊猖獗。南直與浙江的撫按行文會勦。此時南直接院朱琦。應天撫院金有光。兩人乃係親家。有一好友俞仁。做蘇州清軍同知。這撫按爲人大貪。俞仁又極其諂媚。三人物以類聚。素相朋比。這時湖賊出沒江浙。珮珩與俞仁都是會勦之官。各統兵在湖上防堵。獨有石珮珩是曾經戰陣。且又智識超羣。這番征戰事。是自己的本等。不比前邊勘河。由這些文官調撥。便立出主見。將進勦防守機宜。畫了圖樣。出奇制勝之法。備

細開明申與撫按這兩個撫按便會同浙江撫按商議此時浙江撫按也非昔日勘河之人了大家聚着一處商議軍機重事朱琦道這石總兵所見不知可切中賊情哩浙江撫按便都道不知可中賊人情景哩大家商議一回不過是這些猜測話兒毫無一個有些見識處金有光便道弟有主意各位大家看這石某議論可有滲漏處批駁敲訂待他認了如不中機宜甘受妄言之罪然後允他議論竟端責他出勦諸公以爲何如衆撫按都道高見高見有理有理珮珩建了平湖之策撫按批駁數番幸虧湖賊力量小不是圖謀不軌的不過是些烏合株守之人由得官

兵遲速批駁定了便單着石總兵出勦有功陞賞無功一併重罰珮珩接了文書笑這一班蠢才有何見識然爲着國家事不敢怠慢統了自己標下五營六哨因三年有餘教練得兵卒有條有紀將士一心珮珩自總中軍駕着船隻直趨賊巢各船兵將奉命分頭殺進珮珩身先士卒親自冒矢石破了他外面地方叫做瓠子灣賊人勢窘各自逃生張大人領了妻小幾個心腹乘夜扮做漁人他的水道最熟湖中港汊又多一溜烟走了珮珩攻破巢穴但見聯重器械米穀銀錢堆滿賊巢賊首張大不知去向便令書記悉將所有上了冊籍移文南直撫按兩省撫按見破了

巢穴賊遁無踪方敢一齊到湖中來觀看賊中屯駐之處也。面賀石總兵破賊之功。便把許多錢布等物一總分烹入腹量留少許報部。浙江按院心上獨過意不去。尋有說人心道虧了石總兵破得賊穴。乃有這些賊贓。今大家分敬。以為應得那好獨遣了有功之人。當量給與少許也。見我們公道。眾官都道有理。便將百十疋布十數斛米十來串錢。送到珮珩船上來。差致各官之意。珮珩笑道。我若愛此錢財。早在破賊時取了何勞。送此些須之物。分付來差帶回一件不收。差人轉來。直言回覆各官羞慚無地。浙江按院道。這明是嫌少。江南按院朱瑤大怒道。他說破賊時一總

會取這分明是自畫供招。自然被他取盡了。那將此等零星封貯在此。掩飾耳目。武弁狡詐非我。不足以燭其奸。今賊首縱逃。又復婪私掩飾情罪。可惡。便分付左右道。汝等着幾個能事伶俐人到石某船邊。窺看他起身時。與凡兵厮上下細查。有無夾帶貨物布疋銀錢等項。如有疾忙來報緝訪得實。重重有賞。左右答應去。一日俞仁想吃湖中大魚。孔宗聖便叫四五個內丁。同了買辦兵丁。務要買了大魚來。不然重責。內丁到得湖邊。却值張大漁船攏到。張大原是漁戶為賊。原會捕魚。這日捕得幾個大魚。到市來賣。也要看個機會脫身。陸路逃。生借着賣魚為名。窺看

動靜。這班內丁都。這些兵丁。此佳買魚。那內丁之中。有幾個能幹的。見漁船頗小。除了漁婆兒女之外。又有三四個漢子。雖是漁人。打扮但想船小。何用許多外水夥計。心上生疑。命運。軋。有一個跳上漁船。只說尋魚。却到火艙裡看。見被蓑衣底下。蓋着掛刀一把。發疑心。是友人了。便存些人與漁船講價。爭論故意。擔延。密令人尋覓了同營兵丁。共有三二十人。到來。吶一聲喊。把合船人口捉住。拖上岸來。各是刁開。嚇問女人小子。便直吐真情。兵丁等不勝大喜。就像拾了至寶。一般解到本官那邊。孔宗聖與俞仁正在吃酒。聞得拿了張大。十分得意。解過來問了口詞。俞

仁又欺心。要奪功勞。孔宗聖也心知此意。便悄悄對俞仁道。俞老爺。一面報功。但要帶挈弟得叨餘光足矣。要奉承他何敢不讓

俞仁道。不消孔老爺分付。便酒都不吃了。叫衙役鎖鍊了張大。一千賊犯。親自解到金有光公寓來。金有光便請朱琦

商議。朱琦道。奉旨江浙會勦。如今獲賊。却是我們的功勞。與浙省何干。我這邊。一面拜疏進京。但將文書知會他們

罷了。連夜繕寫本稿。本內便說。差委石總兵勦捕。違了方畧。致賊首逃匿。幸臣等調度機宜。委同知俞仁等預於要

害所在。督兵防守。遂得擒獲賊首張大。共羽黨妻小若干

名口。總兵石瓊。不無有踈縱之罪。副將孔宗聖。協獲有功。

一併聲明伏候睿裁。本上朝廷發與兵部議奏。兵部官員都曉得石瓊前年破滅山東賊寇大有功勳。獵射上林天。子面加獎諭。今俱奉旨會勦。凡有汛守之責。都該協力擒拿。也不是專委一人辦事。今石總兵攻破賊巢。雖未獲賊首。然進勦之勞。也是石總兵之力。今說他不無有疎縱之罪。並無實據。竟是莫須有的斷案了。何以加罪。無奈右侍郎與朱琦同年相好。必要將石瓊議壞。着令解任。撫按嚴審。疎縱實跡。奏聞。撫按俱加二級。俞仁加二級。陞用孔宗聖。歷俸已滿。例應陞補總兵官。賊犯卽於當地方分別磔斬。部議上去。天子看了也思念石瓊前番有功。今縱賊無

據着以原官閑住。其餘俱各依議。珮珩已知撫按都不喜歡他榮辱。且由天命今得了這個部文。心下也倒歡喜。我在山東滅除山寇。胸中抱負已經施展一番。便得仰邀聖眷。位居八座。已到武官極品。卽今狼狽歸鄉。我亦無恨。何況着以原官閑住。真是聖恩高厚。感激涕零。夫人道。凡豪傑不得顯名。必定在世上鬧一番。博得個出頭日子。纔爲了。當今相公位登八座。腰圍玉帶。武職顯榮。已極。正該急流勇退。圖得個終身受享。有何不可。珮珩聽了大喜。舉手向夫人道。夫人高人議論。開我茅塞。大凡豪傑之士。功成名立後。得以優游林下。體味天地真趣。纔算得真正富貴。

當下便打點束裝歸家。一面題本謝恩。差官賚奏數日之內。料理停當。僱募船隻。發擯起身。留下報撫按的文書。把印務交與中軍呈繳。卽出衙門。飄然長往。合營攀轅不捨。脫靴留愛。百姓們擁留不住。都香花設餞也。脫靴見意。紳衿擺酒餞行。同城官員也出郭餞送。兵丁百姓感激號哭之聲。迤邐送下二三十里。珮珩目擊傷情也。陪了若干眼淚。巡撫金有光得知這個消息。私下謂朱琦道。莫說石某不好。他是武官。尚且如此。深得民心。若我們離任。口得百姓們哭送一里路也。穀了。也有百姓送的。但見拋磚添礮耳。此後有人傳出此話。以爲笑談。正是。

小人心地最凶頑。

也有天良一瞬間。

德政此時無可頌。

歸轅他日有誰攀。

不表珮珩竟往揚州。且說孔宗聖仗着俞仁爲線索。求了撫按。便謀做了吳淞總兵。頂了珮珩的缺。俞仁亦得超陞。蘇州知府只苦了珮珩。建立功勛。反作成無謂的人。得了高爵厚祿。珮珩將到揚州。早有總兵張達得知。珮珩有功。被黜深爲不平。又念珮珩居官清正。宦囊淡薄。差人送銀五百兩於路上。追着接送。珮珩也便收了。寫了回書致謝。重賞來差。打發去訖。柳俊在瓜洲見了邸報。不勝驚駭。差人預候。接到署中。相見已畢。稍敘一番。柳俊扼腕歎息。便

迎請家眷進衙門住下。本是通家。且有姻親。至好。俱各請見。夫人柳俊見石夫人仙姿綽約。具儒士風流。珮珩見柳夫人玉質亭亭。寶閣房姝麗。心下也認做玉飛。令妹直待。在衙日久。柳夫人也不隱瞞。說與翠翹。珮珩方纔曉得。便想李公之女。一定出色奇艷。駕山所以一見鍾情。今此待兒尚具天姿小姐。自當更勝與翠翹。私下議論也。替駕山歡喜。翠翹心下也想天下美色。原多柳夫人。已是驚人。不知這凌夫人更如何美麗。此時兩家兒女俱已見過。大家得意。柳俊每日內外設宴。極盡主道。珮珩乃與柳俊商議。道我原籍山西。出身寒儉。離家之日。住屋皆無。今竟無家。

可歸意。欲在揚州尋箇住宅。以爲久安之計。又念父母。柩在山西。欲還來葬。此以便祭掃。恒慮囊貲有限。不能兼行。如何是好。柳俊道。麥老爺本籍揚州。我亦欲揚州居住。已曾託家岳尋覓房屋。若石老爺有心在此。大家朝夕得見。是。人生大快意事。况且揚州係自古繁華之地。山川風物。秀麗淳龐。又兼未穀魚鹽商賈彙集。欲卜久居。捨此焉往。若慮囊貲有限。我當一力在之。珮珩大喜。明日午後。只見玉飛到來。珮珩相見。各敘寒溫。致謝玉飛。詢知解任始末。也着實替珮珩不平。柳俊乃向玉飛說珮珩尋屋之事。是夜三人敘談甚覺快暢。正飲酒。問轅門外傳報進來說京

中凌老爺差魏叔到此。柳俊立即傳進。果是魏義。魏義一見珮珩，便道：小人到家便知石老爺在此。家老爺在京中得知了石老爺之事，深是不忿。與李老爺說知，李老爺也着實不快。都有書在此，便身邊取出書來，遞上道：銀兩都放在家中。柳老爺着人去取來，便了。珮珩不知頭由，且折看書。扎李績書上替珮珩嘆惜，又復解勸，當安於命運，不必介意。贈銀五百兩，以備資斧。駕山書上深爲不平，以兄長之英武，見知天子，後日封侯萬里，此意中事耳。目下且自寧耐。思兄長遠籍山西，想當日出門，房產已經棄去。今若往彼經營，不唯大有所費，抑且路途遙遠，跋涉艱難。弟

亦不忍兄長離遠，何不卽於揚州買屋住下，不然舍下現空儘可棲息。爲此速着魏義資千金，馳上備兄費用。計程呈達當於延秀署內盟嫂賢姪，一并候致。如此纔是盟兄弟，豈今日結盟者得們其踵趾也哉。三人看了書中大皆都各歡喜。柳俊向魏義道：我等正對石老爺說，住在揚州甚便。不期凌老爺亦是此意。此銀兩就放在尊處。石老爺原要託張相公尋屋，就在那邊取用罷。珮珩向魏義謝了。柳俊與家人留魏義別廂款待。明日珮珩同玉飛等別了柳俊，到揚州來。住在玉飛家中，會了張哲，住了半月。光景揚州地方既大，買賣房屋前的也多，揀了一所好房子，價銀一千，便用價買了。附近也

有一所價銀多百金。玉飛便替柳俊買了。都與凌駕山家相近。與張玉飛家稍遠里許。張哲父子先替珮珩收拾房屋。督率工人更張改換。魏義見珮珩有了着處。便進京去。珮珩都附書揭致謝。屋宇收拾既完。便到瓜州移取家眷。翠翹與婉玉情投意合。有如姊妹。分別之時。依依不捨。婉玉大有所贈。翠翹到新屋中。又接取玉飛。乃堂相會。情好日篤。玉飛祖墳旁有墳地一所。地主出賣。張家素知其地。頗佳。便與珮珩買了。時將七月下旬。玉飛要到應天鄉試。珮珩此時一些無事。自與張明我作伴。便送玉飛鄉試也。要到南京看看古來帝王之都。六朝遺蹟。過瓜洲。便在柳

俊署中盤桓一宿。渡江到了南京。果見氣相不同。人烟湊集。街巷喧闐。宮殿衙署。也與北京相同。揚州雖號繁華。不比京中博大。珮珩整日游觀。總無厭倦。送玉飛進過了三場。十六便束裝起身。到瓜洲。又會柳俊。珮珩道。此番回家。我便起身往山西遷柩。待九月初揭曉。玉飛高捷。歲終時候。我也歸來安葬。便得送玉飛往北會試。兼候李公駕山。玉飛笑道。弟無此福分。候先生回家。完了正務。竟陪先生往會駕山。這纔是真話。是夜三人快飲。明日珮珩玉飛別過柳俊。一同回來。珮珩卽別了夫人。帶了數千金。叫五六個家將。跟隨竟向山西進發。夜住曉行。到了本土。但見城

郭街衢依然如舊。六七年離別。光景又是一番。乃問至堂兄家住了。此堂兄係珮珩親伯。早亡嗣來頂代的。然後尋訪族中原也。寥寥會面時。原都識認。但珮珩處富貴之鄉。形容非昔。親戚人等都來會賀。珮珩將千金分了。親疎遠近。贈與親族。這是義。又訪問施仁甫。適經初喪。珮珩到靈前。哭祭哀感。路人又以百金贈他兒子。報酬前德。施家亦感嘆不盡。又將數百金託堂兄修理李世勛廟。儀像煥然。便擇日將父母塚墓發開。僱車裝載兩棺。別了親戚。便望江南前進。且說玉飛歸家也。日日巴望。到九月初。揭曉玉飛果然中了。報錄的紛紛報來。舉家得意。柳俊署中也去。

報喜。賞期作賀。自不消說。到十一月盡時。珮珩載棺方到。因是路上難行。多走了十數日。得知玉飛已中。亦歡喜無限。到家各相拜賀。珮珩請了地師。卽於臘月庚申日安葬。柳俊親來弔奠。地方官府知交都來奠祭。安葬畢。珮珩謝了各人。便打點送玉飛北上。柳俊同夫人親到揚州丈人家。設戲宴請玉飛。餞行就請珮珩同餞。各人安席。直到半夜方散。次日起來。珮珩道。記得八月間在延秀署中說待玉飛高捷弟回來。送公車北上。今日果然不爽。明我與玉飛都致謝。一回。柳俊作書付與玉飛。問候李公。駕山用過飯後。石夫人先歸。珮珩也回來打點行裝。玉飛亦打疊停。

當各帶一個家人隨行。次日柳俊又設酒郊餞，送了一程。然後作別。柳俊先回瓜洲。婉玉又同了母親、嫂子、并石夫人，同到新得房子裏看了一回。方得歸署。珮珩與玉飛在路過了新年燈節前，便到涿州。晉謁李公。李績出來相見。教生玉飛是後進小生，見了相公十分謙謹。進上柳俊稟揭。李績深為珮珩不平，見說玉飛已登賢書，又有蘭英一段原故，十分款接。又問一回柳延秀近况。珮珩見中堂貼了鄉試中式報條，問知係李公嗣子二人，也致賀了。李績便令彥直出來相見。當下盛筵款待，留住數日。珮珩與玉飛辭別起身。李績見場期已近，不便再留，便叫彥直同進。

京來大家會見。駕山款接之情，不消多贅。到了會試三場已後，揭曉之日，玉飛、彥直俱得聯捷殿試。後玉飛點了庶吉士，便住在京中過了三年，散了編修。駕山已轉到左副都御史。彥直知縣行取，做了部屬。時福兒取名源浩也進了學。後來再思死了二娘，也曾與兒子說及父親薄待姪女之事，自己作家涉歷之苦，源浩便不勝悲梗，刻志讀書。也得登第，官為知府。二娘生母亦得誥封。這也是二娘為人好報。收好人有今且說珮珩在京中住了多時，復回江南。在延秀署內與張明我打伴，亦嘗至京中與駕山、玉飛會晤。往來南北逍遙自如。此時天下承平，武官閒住的若不

大費鑽營。兵部總不起用。只有引退的一說。一聽柳俊此時家事也好了。雖不比鄙夫求田問舍。然也要圖個生財之法。置田買產。撥人貿易。駕山與玉。飛念珮珩。頗無宦囊。各又贈數千金。柳俊也替他置產營運。柳俊在任十多年。也思引退。便上本告病。准以原官致仕。離任之日。將姚勝期。拔補守備。標員兵士。俱行給賞。軍民歡呼感激。都來相送。直送到家中。方去。柳俊既不做官。出入自由。每逢春秋風日晴和之候。與珮珩僱了小舟。上至淮海。下至蘇杭。西至湘川。一帶無不追游觀覽。回家唯有課子讀書。珮珩又得一子一女。柳俊亦連舉三子。珮珩請了一個飽學先生。

在家訓誨。柳俊亦令子附來相從。真是興旺人家子弟。必定聰明的多。確珮珩取名石芝。字九英。就是柳俊的女婿。時年十四。便得進了學。珮珩夫婦喜歡不了。令兒子到墓上設祭。請着柳俊同去游玩。柳俊便思想自己父母墳墓。遠在北京。不如也遷到揚州來。便與張哲珮珩說知。因是告病之員。不好聲張。悄悄帶了家人。潛到京師。過涿州。謁見李公。送上土儀物件。并申致妻子感念之私。亦有禮物。送與小姐李績。極其款接。到京中會見。駕山玉飛。總不露人眼目。到墓所起了父母兩棺。僱船裝載。義母柳寡婦的柩。却不能遷移。將銀兩託與近便寺僧。令他照顧。別過

駕山玉飛二人亦到船弔祭各有贖賻柳俊這番下來不比珮珩陸路艱難一水直到揚州覓地安葬珮珩張哲以及親知無不來祭地方官府紳士有相與的聞知亦來弔奠柳俊忙忙碌碌葬後方得空閒一個貧窮細民只因有了好兒子却得如此風光正是

親因子貴異編氓 生受榮華死有名
不是祖宗存厚道 那能後代做公卿

李績年登八十一夕無疾而亡時再思已經先故麗娟終天之恨不消細說產直亦能盡禮殯葬珮珩柳俊聞知親到涿州祭奠哀哭倍常柳俊哀慕之衷如同考妣正是

人生一世名為寶 知遇還憑夙有緣

雖說英豪多抱負 若無提挈也徒然

時四方寧靜有倖利之臣要開邊市駕山上本極言不可拂了執政之意立賜罷斥駕山向見珮珩延秀尋山問水無拘無束自己却為一官匏繫不得追其後塵深以為恨今見勒令休官正中下懷不勝歡喜便別了玉飛到涿州與夫人收拾回家二娘與麗娟相持痛哭別時無限哀傷張惠夫妾以及丫鬟使女等都願跟隨小姐彥直亦欣然依允同了兄弟源浩送了數程方回珮珩與延秀得知直到淮安迎會大家都是豪傑心腸不以失官為憂轉以相

聚為快。石柳兩夫人也。坐船過揚州。百里迎候。凌夫人女。眷相逢。分外款敘。麗娟與蘭英見面如獲。至寶到了家中。親眷總來拜賀。一路的官員見駕。山是位總憲。雖則休官。年紀甚小。唯恐起復。到船頭趨承。愧遺無所。不至本地官。府一連三日到門投揭。這都是仕途沿例。不在話下。珮珩柳俊互相設宴。亦得拜識。凌夫人果然是天上僊姿。非人間美色。贊得簡而文。各樣贊法。各有體段。俱不可移動。隻字。麗娟翠翹。婉玉各述顛沛感嘆。不了。麗娟謂婉玉道。昔年你來別我。回南自料。天各一方。相會未知何日。那知今日尚在。少年已俱得聚在一處。真是人生第一快心之事。當下接風敘舊。忙了多天。

時魏義年已衰老。駕山令他歸宗。賞有千金。男女都賞銀。婚配方昌。便配與春秋丫頭。九係親族相知。俱有厚贈。隣里為前番盜案。累他費用俱數倍。相酬華英亦贈銀報謝。便將家務整理一番。卽與珮珩延秀三人出遊。更覺有興。方方數千里。各山勝境無不遍歷。真快活。真樂竟。一日遊至西湖。在湖心亭。獨上樓頭。遠眺只見有兩人先已在樓。六目相視。原來此人非別。乃是張碧潭與沈儀穆。大家作揖敘闊。珮珩問先生別後作何景况。張碧潭道。自與台臺別後。明年有節事件就緒了。卽便離了彼處。遨遊他所。總無定縱。珮珩又問王浩然何在。張碧潭道。他雄心未滅。當效虬髯作。

海外事業耳。沈賢弟將亦相從。老夫當送他出海。珮珩道
先生却作何行止。張碧潭道。匡廬王屋不乏知機高蹈之
人。明日送別。沈賢弟便當入深山中。返我天真。決不作終
南。捷徑遺譏識者。以有道之士爲歸。珮珩道。弟子遭際不便。
竇聽今日却與幾個相知。結方外社。遍遊山川。歷過之地。
每歲一至。再有幽妙務冀耳目日新。如此境界。頗不亦惡。
張碧潭道。凡人少學壯行。必定在功名上大鬧一番。纔得
心死。若功名有成。不必待拂逆之來。原該急流勇退。使我
耳目身心得一分靜趣。便受一分實惠。若只管在世上營
營不幾。流入庸鄙。公今所爲甚合天道。弟前所說六十年。

富貴纔是真享。珮珩想六十年富貴。我罷官纔得數年福
正未艾。此時凌柳在樓下。指點山林巖壑。談今說古。珮珩
令小廝請上樓來。大家相見。珮珩都代述姓名。駕山與延
秀向聞珮珩稱述異人之音。今日相會。各愜素懷。張碧潭
但稱賀道。諸君皆有根器。人功業一成。便得脫離纏鎖。寄
情物外。大是豪傑舉動。非人常可及。三人便邀張沈下船。
二人亦不辭拒。但分付僕人歸船伺候。珮珩盛席款待。五
人互相快論。駕山道。弟子將來何如。張碧潭道。諸君功高
名顯。公郎輩俱是金紫中人。患難所交。不濞富貴。今日所
處。真所謂腰纏十萬騎。鶴揚州。尚有何心未遂。過欲問甚。

將來駕山肅然改容相謝飲至三鼓方歇張沈過船去宿
 明日來別送同出湖中送至錢塘江口張沈在船頭舉手
 道聲諸君保重揚帆入海而去毫無沾帶其致珮珩不勝
 感嘆自此遊興更濃纔不虛到處遇有顛沛之人力量可
 以周全無不捐貲救濟後來珮珩長子石芝中進士官至
 廣東布政使次子石藻字公揆中一榜做河南祥符知縣
 陞江南南昌同知一女便嫁凌氏為媳駕山一子三女子
 名凌劭字克紹中進士又到紹興做太守後轉廣東學道
 祖武繩其長女嫁柳俊長子玉女玉飛次子三女嫁珮珩次子柳
 俊得女之後連舉三子長名柳殿楨字肩鉅次名柳廷璧

字緒芳三名柳林祥字宮芳肩鉅宮芳俱舉進士官芳官

至光祿少卿肩鉅授中書舍人即未出仕緒芳明經縣令

敘不雷同玉飛至翰林院侍讀學士五十歲休官妻生一子妾

生一子一女長子張維松字漢赤中一旁官至四川叅政

次子張維嶽字周尹明經出身仕至漢陽府同知女配與

柳俊幼子凌石柳張四人至五十餘婚嫁都畢恣意遨遊

又於紅橋結構遊息別墅紅橋園亭乃四家作花朝月夕

夫人女眷亦俱約伴同遊四家遂成世好子子孫孫互為

婚姻玉飛年七十二便歿張明我直至九十六歲今終人

以為提掖蘭英不貪女色之報故壽最永如此敘入勸世語便不覺其卑

弱益一作勤世語文

後駕山柳一處秀壽俱八十餘一般白

氣體格便落軍弱
首借老珮珩至八十五歲臨歿數日前隣里俱聞空中有人說迎請石老爺為并州西路總管屬續之神只聽得車馬之聲闐溢庭戶久之方滅蓋往太原代李勤之任云生為豪傑歿為明神拾好異哉益齋主人有詩

小窻寒雨短檠明

離合悲歡總世情

但說忠良人所羨

且看好諍自相傾

風雲變色思千里

桂玉關心亂五更

無限俠腸收不得

浪將閒事細推評

烟波釣徒有詩云

世情勘透語方深

自有知音仔細尋

莫道裨官無補益

驚人議論快人心



所
圖
書
印

